



对女人来说，最耀眼最甜蜜的时候，就是被爱。
女人真是情感动物，她可以为情感而生，男人不是。

纸饭馆

Paper Restaurant

万方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纸饭馆

Paper Restaurant

万方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饭馆/万方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02-1033-8

I. ①纸…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3261号

纸饭馆

ZHI FANGUAN

万方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1280 32开本 12印张 30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033-8

I·1005 定价: 2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Paper Restaurant



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
而只像饭后的一场睡眠，把两者梦见。

——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一

今夜，尤玲和她的男孩儿相聚，那么多的未来，不用想明天、下个小时、下一分钟，时间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来说没有意义。她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但究竟会怎样发生却茫然无知。在狭窄的木床上，两个身体紧抱着，汗湿的皮肤粘在一起，谁也看不见谁，黑暗拥抱着黑暗，危险在增加，当青春带来最强烈的冲动，界限将消失，事情就会发生，也许就在下一分钟。

大院门口的战士采取稍息的姿势站立着，等待着换岗的时刻。这是七月，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入夜，各家的窗子都开着，整幢大楼布满一个个黑洞。楼下的水泥操场反射着路灯的微光，一团团杨树的黑影纹丝不动。站岗的战士能听到传达室的挂钟咔嗒咔嗒咔嗒地走着，时针指到三点三十六，然后是三点三十七，三点三十八……

进入七月以来，海里的鱼儿像是疯了，梭鱼、鲑鱼、鲈板鱼纷纷浮上海面、翻白，极易捕捉，渔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七月中

旬，养鱼场，草鱼成群跃出水面，高达两尺。更奇者，鱼儿尾朝上头朝下在水面上倒立，像陀螺一样飞快打转。七月二十七号这天，有两条金鱼从鱼缸里跳出来，发出尖叫。

现在是二十八号三点四十分，涂刚被尿憋醒，翻身下床，在黑暗中用脚摸索拖鞋，旁边床上有动静，像是喘息，又像是人在死命地憋着笑。懵懂间，涂刚叫了一声：“哥……”

床上的两个人都很紧张，但又觉得好笑。涂强嘴里的热气吹进尤玲的耳朵：“别出声。”随后他压低声音问弟弟：“你要干吗？”

“撒尿。”涂刚回答。

隔壁就是父母的房间，爸爸的鼾声清晰可闻，妈妈的呼吸也很粗重，但隔着墙听不到。

涂强用一贯的命令口吻说：“去，尿你的，小声点儿……”一边抓过毛巾准备盖住自己和尤玲的身体，就在这时床猛地一动，从原来的位置跳开，继续咔咔跳跃。不是床，是屋子，是大楼，大地。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三点四十二分五十四秒，大地在唐山裂开，裂缝上的物体顷刻间坍塌、粉碎。

北京离唐山二百六十公里，这里，大楼摇动，墙皮在颤抖中噼啪剥落。景山后街，总参大楼中式屋檐的一角断裂，从高空坠落，差点儿砸死站岗的战士。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从屋子里逃窜而出，有些灯亮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涂刚看到一个女孩儿，尤玲，躺在哥哥床上，涂强的一只胳膊正搂着她，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有穿，赤身裸体……

地震加上尤玲的光身子，涂刚彻底底底傻了。在以后的混乱记忆之中，那白光光赤条条的女性身体压倒一切，地震反而变为模糊的背景。

混乱、令人惊恐的时刻，父亲涂尖里看见大儿子涂强拉着一个女孩儿冲出房门，完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儿，女孩儿的模样也没看清。

小儿子涂刚紧随其后也冲出屋门。昏暗的楼道里，无数奔跑的脚步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身体冲撞着身体，孩子们都光溜溜的，大人们大多半裸。

在不可思议的灾难气氛中，现实感消失，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尤玲只感到涂强的手紧紧抓住自己，世界在分崩离析，只有她和涂强是连在一起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笑。

尤玲有一个叫得很响的名字：镇十条。东四大街上有十条胡同，尤玲的漂亮在这一带无人可比。玩闹的男孩儿们都想一睹“镇十条”的芳容，三五成群，骑着锰钢车，身穿将校呢，从大街拐进胡同再拐上大街再拐进胡同，像鱼群在河道和小溪间游弋，一次次从尤玲家的院子门口经过，经过时集体拧动自行车把上的转铃，铃声响成一片，招摇而过，对胡同里居民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和挑衅。

如果运气好，碰上尤玲出门或从外面回来，他们就追上去，超过她，拦住她的去路。

“嘿，交个朋友吧。”

尤玲目光低垂，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尾随着，再次拦住她，用两辆自行车把她夹在中间。似浓密枝叶间的阳光，刘海后面眼波熠熠闪射，牙齿轻轻咬住嘴唇：“让我过去。”口吻是命令的，她知道美丽是她的特权。

“听见没有？让我过去！”她加重语气，一面撩开刘海儿，用火辣辣的大胆眼神配合。大多数男孩儿会不由得服从她，让开路放她走，有的男孩儿就决不。涂强就是。

十七岁，结实而匀称，在众多男孩儿中一眼就给人挺拔的感觉。脸上最突出的是那端正的大鼻子。男人的鼻子小可不好看。涂强好勇斗狠，身手矫健，如果在战争年代可能成为将军，现在他是大院的首领。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些比他大的男孩儿已渐渐淡出，权力自然而

然地转移到最厉害的人之手。弟弟涂刚和哥哥没有丝毫相像，白胖的圆脸，层叠多肉的下巴，走路时肥墩墩的屁股可爱地扭来扭去，像一头小白象。

在大院孩子们的生活体系中，涂强是王，涂刚是士兵、随从、仆役，同时也是被保护者。父母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无法消灭的存在，来自家长的呵斥和责骂从来不会真正触及孩子，即便是挨打，也是值得吹嘘的荣耀，当然也产生了另一种东西——仇恨。父子间的冷漠与仇视在军队大院里十分普遍。

阳光移进门洞，把淡淡的金黄涂抹到狮子门墩上，左边的小狮子掉了半个脑袋。涂强跨坐在自行车大梁上，已在此守候多时。一抬眼，啊，她来啦！穿过斑驳的树影，尤玲的身影那么婷婷袅袅。嘴上一声口哨，脚下猛力一蹬，自行车像鱼那样溜了过去。

很少有人能把口哨吹得这么好听，像一只长了翅膀的小鸟在空中缭绕。自行车也围着尤玲转，转了一圈又一圈，弄得她无法走路，心怦怦乱跳。

“干吗你！起开点儿，别拦着我。”

自行车在尤玲正面停住。涂强一只脚离开车蹬子，撑住地面，目光肆无忌惮地盯着女孩儿，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在脸上弥漫。

小鹿意识到自己遇到了豹子。豹皮的花纹十分华丽，尖利的爪子落下来竟然很温柔。更重要的是，涂强证明了自己比同类更加勇猛。这时胡同里又出现了几个男孩儿，也是冲“镇十条”来的。对方是五个人，涂强只有一个，因此他们无视涂强的存在，上前和尤玲搭讪。而涂强一句话不说就扑上去，就像他是没有感觉的，是机器，不可能被伤害。那五个男孩儿被打得鸡飞狗跳，逃之夭夭。涂强的头破了，一道黏稠的血顺着耳后染红了军装的领口。

“没事儿，走吧你，回家吧。”他命令尤玲。然后就这副样子招摇

过市，骑回大院。

血结成痂，把头发粘成一层硬壳，涂强从家里拿了脸盆，要去男厕所冲洗。门迎面推开，涂尖里下班回来。他被儿子的模样吓得一怔：“怎么搞的？”

“让人打的。”涂强简短回答。父亲的目光像锥子，“怪啦，人家为什么偏打你，不打别人？”

听到这句话，涂强的手一甩，脸盆“咣”地撞到地上，搪瓷渣子一地。不等涂尖里有所反应，儿子已经从眼前消失。

涂强一个多月没有回家。而尤玲就此成了他的婆子。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夜里，可能发生的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地壳的大破裂阻止了青春欲望的喷发。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阻隔竟然成为永远。

大地震使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男孩儿们个个像打了鸡血，情绪亢奋，神经紧绷，骨头节发痒。大院操场上聚集的人数比平时多得多，交流着四面八方的信息。地震后第四天，一个叫马晓建的孩子神色惶惶从外面跑回来，嘴肿着，左颧骨上有伤痕，向涂强报告说自己在街上挨了打，打他的是一伙西城来的家伙，流窜到他们的地盘。顷刻间，十几辆自行车呼啸着冲出大院，冲上大街。涂刚坐在哥哥的后座上，几次急转弯时差点摔下去。半个小时的疯狂追踪，终于在一条狭小的胡同堵住了那帮入侵者。

“嘿，站住！你们哪儿的？”

“你们哪儿的？”对方虽然只是四个人，但并没示弱。

“你妈逼，认识老子是谁吗？”

“孙子，骂谁哪！”

用不着再废话了，涂强一回头：“打丫的！上！”

一场可怖的混战，肉体扭成一团，布帛撕裂，砖头砸在硬物上，喉咙发出窒息之声，血沫飞溅，几分钟之后，侵犯者退却了，涂强弯身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咬牙发出命令：“操他妈的，追……”

他跨上自行车像跨上一匹战马，涂刚紧赶慢赶一屁股坐上自行车的后座，自行车向前冲出一段距离，大约不到十米，摇晃了两下，咣当歪倒在地，坐在后座的涂刚仰面摔倒，磕得晕头转向，稀里糊涂爬起来，看见哥哥侧着身子，姿势别扭地压在车把上，他叫了一声：哥！涂强没有反应，他用力帮涂强翻过身，涂强的脸像雪一样白。

对方有刀，那一刀从涂强的肋骨扎进去碰到了心脏。午夜十二点，涂强死在附近的鼓楼医院。

涂刚和马晓建藏在医院后院的旮旯，他们把涂强送到医院就藏起来了，恐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天黑以后医院静下来，灯光也熄灭了。他们靠墙坐在地上，身体紧挨着身体，月亮在游云中穿行，大地时明时暗。那时候城市的路灯十分昏暗，丝毫不能阻挡月光的挥洒，涂强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月亮从云中露出脸，世界一片银白。

在7.8级、震中烈度XI度的地震中，唐山消失，大地依然在喷水、冒沙、塌陷，传言有更大的地震，将把北京城毁灭。但这一切对尤玲没有丝毫意义。

她躺在床上，想着涂强，在痛苦中打滚。如果地震要毁灭一切，那好，毁灭吧，她不在乎，她欢迎，但愿如此。

那张脸多可爱啊！脸上的神情微带强悍，但笑容会在一瞬间布满脸庞，像雨过天晴，美不胜收。街道树影婆娑，他骑车带着她，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等于坐在他怀里，美妙的口哨声在耳畔吹拂，从玫瑰色的余晖中一直骑进夜晚，骑进路灯下隐秘的角落。男孩儿们的目光中掩不住羡慕，所有的人都因为他而变成她的奴仆。那一夜肌肤紧贴

着肌肤，棱角分明的骨骼硬硬的，象征着力量，可她竟没有屈从那力量，没有。

悲痛是如此真实，比生命本身还要真实。体温一直在三十八度五到三十九度之间徘徊。一种会永远这样存在下去的感觉让尤玲异常衰弱，反应能力减到最低。

“闺女……玲儿，妈的宝，你好点儿吗？”妈妈左新玲跪蹲在床前，拉着女儿的手。爸爸尤国臣俯下身，倾听女儿的呼吸是否依然急促。夜晚来临，他们轮流守护在床边，一分钟一分钟地挨着，急切期待药物发挥作用。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尤国臣的模样引起学生们的好奇：“尤老师，你的眼睛怎么红了？像兔子的眼睛。”

“因为我好几夜没睡觉。”

“你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我女儿病了。”

“她得了什么病？”

尤老师的心被刺痛，干咳一声：“感冒，发高烧。”

尤国臣知道女儿生病的原因。女儿咧着嘴大声痛哭，脸扭成一团，不可想象地难看，泣不成声地叫着那个名字：“涂强，涂强，涂强……”终于哭不动了，眼泪顺着额角无声地流进头发，然后开始发烧。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和他们一家毫不相干的混蛋小子会让他的女儿伤心到如此程度，假如是他自己死了呢？他不信女儿会这样。想到这儿，尤国臣心上愤愤难平。

有一天他在院子门口撞上涂强，他让他走，别再缠着他女儿。男孩儿和他脸对脸，目光直逼他的目光。街坊们在一旁看着，他丢不起这个脸，冲动地挥手扇了男孩儿一耳光。立刻他的胸口就挨了一拳，像动物的反应那么快。尤国臣呆住，而男孩儿扭身跑开，眨眼之间消

失得无影无踪。

那天尤国臣打了女儿。皮带抽在女儿身上，也抽痛了他自己，也许更疼。为此，妻子左新玲一个礼拜没有和他说话。母女二人看他就像看一个敌人。

现在那个混蛋小流氓死了，唯有想到这一点尤国臣才感觉舒畅些。

夜静极了，静得像坟墓。细若游丝的口哨在静夜里飘荡。尤玲确信自己听到了口哨声，坐起来，想下床穿鞋。在接下来的瞬间，死亡向她展示了最残忍的面目，是的，就是这样，她不可能再看到涂强，永远永远也看不见了。当意识到死亡的这一层含义，永别，尤玲浑身僵直，咕咚倒下去，“哇”地大哭出来。

二

大院的孩子们沿用过去的称呼，把涂刚叫做老二或者二哥，他在团伙中的角色似乎没有改变。然而这是假象。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涂刚的体内，有时他会忽然感到恶心，想吐，没有原因，过两三分钟就好了。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他和父母之间，哥哥的离去并没有使他和父母关系紧密，悲痛反而把对方推得更远。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恨阻隔在他们中间。没人知道该怨恨什么，可怨恨的感情无法消除。

妈妈范云在床沿上无声地抹眼泪，爸爸涂尖里在她身边坐下，迟疑地抬起一只手放到她肩上。涂刚突然闯进房间，爸爸迅速抽身走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死寂的沼泽冒出吓人的气泡。

饭桌上涂刚闷头扒饭，腮帮子塞得鼓鼓的，吞咽时几乎哽噎。涂尖里和范云同样费力地咀嚼着，默不做声。他们能感觉到小儿子的痛苦，可他们的痛苦呢？除了痛苦他们还丢尽了脸，吞下了多少本不该

属于他们的污秽。也许他们就不该生他们。革命军人啊，你应该是坚强的。

坚决拆掉大儿子的床，尽快抹平痕迹。涂刚在夜里醒来欠起身张望，床确实不在了。他躺下，两手相握放在胸脯上，但压不住汹涌的热流，咸涩的泪水堵住嗓子眼儿令他无法呼吸，他不得不坐起来，靠着墙，艰难地吞咽着大团大团带泡沫的空气，让自己一点点喘过气来。哭过之后，平静地睡着了。

感情世界的缺口像一个空洞，灰色的虚空中只有一个亮点，一个幻影，那就是尤玲。那天夜里涂刚看到了她光溜溜的身体，每当那鲜明的印象蹿出，心跳就不由得加快，胸口憋闷，情绪烦乱。他悄悄跟踪尤玲，像贼一样不让她发现。跟踪尤玲不是为了自己，绝不是，而是要保卫一样东西。他不去想那究竟是什么，只觉得那是属于哥哥的东西。

很快，不用再跟踪，因为尤玲又和大院的孩子们混在一起。烧退了，一天又一天，生活不可思议地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青春和美丽都在原地等待着，再次遇到它们时尤玲感到惊喜，心上还留着些微的刺痛，感官却格外新鲜。不管涂强曾经意味着什么，时间都把他一层层包裹起来，藏到一个越来越隐秘的去处。偶尔，涂刚会听到哥哥在身后叫他，一回头，什么都没有。有一次尤玲告诉他听见涂强吹口哨，涂刚的心一热。原来他们有相同的感受。

在理发馆，涂刚坐在发凉的皮椅子里，身上围一块大布，由左阿姨用推子把他的脑袋理得圆圆的。左新玲一点不讨厌这些男孩儿，更不觉得他们有多危险，这些闹嗡嗡的小蜜蜂被吸引在女儿身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谁让她的女儿是一朵花儿呢。

此时理发的职业大部分由女人担当。左新玲是一把好手，剪刀灵

巧地上下翻飞，咔嚓作响，嘴里还轻盈地哼着歌曲。当年尤国臣走进学校附近的这家理发馆，就遇到了左新玲。对这个头她理得格外仔细，时间超过别人的两倍。这个年轻的小学老师紧绷着脸，严肃极了，不过没关系，这让她更喜欢。

基因的神奇无法预料！就像把一大堆东西放到一块捣碎，搅啊中和啊反应啊，而尤国臣和左新玲的结合，结果几近完美。黑云般的头发是妈妈的，圆圆的杏核眼也像妈妈，皮肤白嫩一如爸爸，还有那精巧的小鼻子，眼看着心肝宝贝儿一点点长大，一天比一天变得伶俐漂亮，快乐溢满心田，生活再苦再难也是幸福的。

第一封情书夹在四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横格本上撕下的一条，一行字歪歪斜斜：“知道我是谁吗？我想和你交朋友。”小姑娘觉得像个谜语，好奇地猜着，是谁？是他吗，还是他，要不就是他？纸条在书包角落里渐渐被揉烂，遗忘，她想都没想过要交给老师。之后此类字条源源不断，尤玲失去了猜谜的兴趣。

中学时代“镇十条”的名字传开，也传到父亲尤国臣耳朵里。不知为什么，他在女儿面前总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小心翼翼地提醒女儿不要和坏人来往。女儿的目光从浓密的睫毛下面瞟着爸爸，很难形容那样的目光，心不在焉、混沌无邪、鄙夷、撒娇、挑衅，一切都有，又什么都没有。这时期丈夫和妻子的分歧日益明显，左新玲一边给女儿编着辫子一边笑着说：“玲儿啊，你这孩子是走的桃花运。别的我倒不担心，就怕你挑花了眼，到时候耽误了自己。”

尤玲眼里满是活泼泼的笑意：“妈呀，你还怕我嫁不出去吗？等我跟了别人你可别伤心。”这话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有点不成体统，可左新玲被逗笑了，心想女儿的话没错儿。

白天，大人上班了，涂刚、马晓建和别的男孩儿紧紧地挤在尤玲铺着花床单的床上，靠墙坐成一排。尤玲侧身靠着衣柜站着，翘起兰

花指，模仿女特务的样子，给他们表演抽烟。另外的白天，他们在涂刚家、马晓建家、大冬瓜家，在大楼的深处，东倒西歪，说着粗话，消磨着对他们毫无意义的时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时会进入聊天的内容，但他们对食堂卖肘子更有兴趣，对马晓建把他爸的呢子军服拿到寄卖行卖了十三块钱有兴趣，对和警卫班的篮球赛有兴趣，对尤玲衣襟下日渐鼓起的乳房有兴趣，这种兴趣不仅限于尤玲，是对所有女孩儿的。他们觉得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丝毫不觉察它正在消失，混沌的青春自有别期。

三

涂刚和马晓建是邻居，在幼儿园睡上下铺。小时候有一种气味涂刚非常熟悉，空气中丝丝缕缕飘来的尿臊味。第二天马晓建那印满黄色地图的褥子就会晾晒在攀登架上。马晓建会编故事，他的鬼故事在小朋友中极受欢迎。十四岁到十六岁两年间，他的身体变起了魔术，每时每刻在拉长变瘦，很快成了他们这伙人里最高的一个，一双长腿像筷子，头发也是最长的，第一个留起了大背头，微带自然的卷曲，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嗨，马晓建……”尤玲坐在床上叫了一声。

马晓建正站在窗前，从楼上看街景，回过身期待地望着尤玲：“干吗，什么事儿？”但尤玲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事儿，好像没有事儿，于是抿嘴笑着：“不告诉你。”

“不行，快说。想急死我呀！”

尤玲头一扭，嘴凑到身边涂刚的耳畔咕咕啾啾，涂刚又是点头又